

QUANJINSHI YUNBU YANJIU

《全金詩》韻部研究

■ 崔彦/著



 大連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全金詩》韻部研究

崔 彥/著

 大連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 崔彦 20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金诗》韵部研究 / 崔彦著. —大连: 大连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505-0071-6

I. ①全… II. ①崔… III. ①古典诗歌—音韵学—研究—
中国—金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24620号

出版人: 刘明辉

责任编辑: 刘晓媛 于凤英

封面设计: 曹 艺

版式设计: 刘晓媛

责任校对: 金 琦

责任印制: 徐丽红

出版发行者: 大连出版社

地址: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12号

邮编: 116011

电话: 0411-83620674 83620941

传真: 0411-83610391

网址: www.dlmpm.com

邮箱: cbs@dl.gov.cn

印刷者: 大连图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70 mm × 235 mm

印 张: 15.5

字 数: 160千字

出版时间: 2011年3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5-0071-6

定 价: 50.00元

本書由

大連市人民政府資助出版

**The published book is sponsored
by the Dalian Municipal Government**

內容提要

《全金詩》是研究金代語音的重要資料。本書全面整理了《全金詩》512位詩人12000首詩歌的用韻，區分出古體詩與近體詩，歸納製作出韻譜，確定韻腳字5319個。

根據上述材料，本書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別歸納總結出近體詩和古體詩的韻部系統，詳盡地描述了《全金詩》的韻部系統特點，探討了金詩用韻中不可回避的幾個問題，揭示了其語音史價值。

近體詩的韻部系統分為29部，這個韻部系統83.38%符合“平水韻”的要求，16.62%反映了實際語音。說明詩人做詩用韻比較嚴格遵守功令，個別詩人的用韻突破了功令要求，通過借韻或出韻來反映實際語音。

古體詩的韻部系統分為22部，這個韻部系統與《廣韻》相比，已經大大簡化了，入聲韻作為一個韻部系統仍然存在，入聲韻尾發生混叶，個別入聲韻與陰聲韻相押。這個韻部系統處於《中原音韻》音系的前期。

第四章具體分析272個特殊韻腳字的用韻情況，其中187個字存在異讀，85個字（音）《廣韻》未收。

本書的結論是近體詩和古體詩都能夠反映語音，但是二者反映實際語音的程度和方式並不相同，因此要分別對待不同的研究材料，不能混為一談。金詩用韻中出現的重要語音現象有：支思韻已經產生，麻韻有分化跡象，平分陰陽，全濁上聲已經變成去聲。

《〈全金詩〉韻部研究》序

孫玉文

崔彥同志的《〈全金詩〉韻部研究》一書本是耿振生先生和我共同指導的博士學位論文，經過兩年多時間的打磨，即將出版，她囑我寫一篇序。

押韻，是指韻文某些句子的末一字，或末一字為虛字的前面的一個字，依照一定的韻例，讓韻母的主母音和韻尾（如果有韻尾的話）相同或相近的字反復出現，形成一種回環的美。韻母主母音和韻尾的相同相近必然以實際語音為依據，或者為前代的實際語音，或者為當代的實際語音，這是沒有問題的。採取一定的科學手段，可以將韻母的主母音或韻尾相近（也包括二者均相近）的押韻字處理為合韻，將韻母主母音和韻尾相同的字哀輯到一起而形成一個一個的韻部。如果一個特定時期的韻文數量大到足以囊括該時期的所有韻母主母音和韻尾的部類，只要人們科學地揭示了這一特定時期的一個一個的韻部和合韻，也就可以知道該時期韻母主母音和韻尾的大致類別和各類之間的一些語音關係，以及哪些字韻母主母音和韻尾相同或相近。因此，歷代韻文的押韻是治漢語語音史的絕好材料。任何企圖否定押韻字在治漢語語音史中的作用的言論，都缺乏科學依據，未免蔽於一曲，不足為訓。通過韻文研究歷代音系，這無疑是值得肯定的學術方向。過去和現在有人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今後也必須開展這方面的工作。

我國韻文的歷史源遠流長，各代韻文押韻對各代語音反映的忠實程度不一。先秦韻文押韻一空依傍，能最大限度地反映當時口語。兩漢至魏晉南北朝，雖然偶有模仿前代押韻的韻文，但是總的傾向是忠實於當時的口語。到了唐代，近體詩出現了，其中的應試詩按規定要押官韻，逐步形成按《切韻》音系押韻的傳統。《切韻》音系跟後代的音系有距離，這實際上導致近體詩押韻採用的是前代音系，或變相地採用前代音系。古體詩儘管不免受到官韻的影響，但總的來說更能反映寫作韻文時代的語音。這就需要研究者找到好的辦法，從韻文的押韻中剝



離出哪些地方反映的是前代音系，哪些反映的是當時的音系。這項剝離工作對漢語語音史學科建設有重大作用，需要研究者有較好的學術積累、功力以及解決問題的學術智慧。

從清初顧炎武（1613~1682）科學地利用上古韻文研究上古韻部開始，直至清末，人們對先秦韻部有了大致可信的瞭解，也對韻部的研究積累了相當豐厚的經驗。上個世紀開始，利用韻文的押韻研究歷代音系不斷有優秀的成果和傑出人才湧現出來，值得我們自豪。經過近四百年的研究，利用韻文的韻腳字研究古代韻部已成優良的研究傳統，我們對歷代韻文押韻字的認識顯然也有了深化。舉例來說，人們已經認識到，唐宋以來的近體詩和古體詩押韻時對各代實際語音變化的反映不一致，古體詩的押韻更切合時音一些；歷代韻文押韻雖不無方音的影響，但是比較忠實於各代語音的同一時期的韻文押韻，其韻部大同小異，這在南北統一的各封建王朝的韻文押韻中表現得尤其突出，這當然會引起人們的興趣。

從多方面的材料看，上古漢語中存在著方言的區別，這是無可懷疑的事實。但是無論從事實上還是理論上，都能說明：由於上古漢語離漢語的源頭原始漢語更近，當時方言的差別應該沒有今天大。當時漢語方言的差別，主要在辭彙和音值上，音類方面的差別不太大。但漢字不直接記錄音值，因此無法根據漢字本身確定各方言的音值區別。同時，上古漢語中，已經有了雅言，這種雅言在語音、辭彙、語法上都有表現。例如語音上，《論語》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可以推定，春秋時各諸侯國所傳的《詩經》《尚書》在文本上應該沒有什麼區別，也就是在辭彙和語法上並沒有因方言的不同而改編為不同的方言讀本。可是孔夫子讀《詩經》《尚書》偏偏用“雅言”，這裏的雅言只能理解為語音方面的雅言，跟方音讀法不一致。這是春秋時代雅言存在跟方音不同讀音的鐵證。漢語自古以來一直存在著方言，也一直存在著民族共同語，這是事實。

從語音、詞彙、語法等方面看，整個漢語史既存在著方言的分化趨勢，又存在著民族共同語整合方言的趨勢。這兩種相對立的趨勢互相矛盾，互相鬥爭，從而推進了漢語史的發展。在這兩種相對立的趨勢中，民族共同語整合方言的趨勢始終佔據著上風。例如，語音方面，先秦的陽部包括一部分中古的庚韻字，無論是東西的方言還是南北的方言，不同地域的韻文都是這樣，沒有例外。可是到



了東漢，幾乎所有地域的韻文都將陽部的庚韻字變到了耕部。很難想像這種變化是各方言不約而同地發生平行變化的結果，只能是某一個權威方言先發生這種改變，影響到民族共同語，再很快地推進到各方言區中。詞彙方面，春秋以前都管船叫“舟”，各地的文獻都是這樣；到了戰國以後，有的地域改叫“船”，到了漢代以後，絕大多數地域都叫作“船”。“走”原來指跑，各地出現的文獻都是這樣用；近代以來，除了廣東、福建的一些方言仍保留原義之外，絕大多數方言，特別是北方方言和一部分南方方言都指步行。這當然也不是各方言不約而同發生這種替換或詞義引申的結果，而應該是民族共同語整合方言的趨勢在起作用。語法方面，上古各地都有“主語+‘之’+謂語”的格式，沒有例外，可是到了後來，各地方言中這種格式都消失了；上古漢語沒有動量詞，沒有例外，到了南北朝以後，動量詞出現了，今天各方言都有動量詞。這種情況的出現，無疑也體現了民族共同語的整合作用。上述語音、詞彙、語法方面的證據不勝枚舉，都體現了漢語民族共同語對於消除方言分歧的統一趨勢。至此，我們可以明白歷代韻文押韻雖不無方音的影響，但是比較忠實於各代語音的同一時期的韻文押韻，其韻部大同小異，這是在南北統一的各封建王朝的韻文押韻中表現得尤其突出的一個重要原因；也可以瞭解到，韻文用韻的研究不僅對研究漢語語音史，對研究各地方言和共同語的關係也有很大作用。

古代的韻文材料汗牛充棟，還有大量的材料沒有發掘出來，已有的研究還有深化的必要。這些都需要有更多的學者做加倍的投入。崔彥同志的《〈全金詩〉韻部研究》留下了她奮鬥的足跡。讀了《〈全金詩〉韻部研究》一書後，我感興趣的地方主要有這樣幾點：

第一，該書全面整理了現代學者薛瑞兆、郭明志編纂的《全金詩》512位金代詩人12000首詩歌的用韻，校勘韻腳字中的訛字，確定韻腳字5319個，根據音義結合的原則確定韻腳字的讀音和出現的韻段，分別研究近體詩和古體詩的韻部。可以說，在材料的佔有上，作者做了很大的投入，體現了踏實的學風和堅忍不拔的毅力，在當下尤其值得充分肯定。

第二，作者在充分佔有材料的基礎上，注重吸收科學的分部方法。例如除了運用韻腳字系聯法和算術統計法，分地域研究韻部等，還根據韻腳字的長短及長的韻腳字的多寡確認金代韻部。例如支思部和齊微部的分部，作者注意到元好問



《示姪孫伯安》中連用“兒師時茲資枝之施絲支紆詩”這樣的長達12個全為支思部而不混入一個齊微部的例子，姬志真《寄道友論伯瑜》中連用“披疲隨遲知悲馳為規釐期離疑眉”這樣長達14個全為齊微部而不混入一個支思部的例子。再如寒桓、山刪、先仙三部的分部，作者注意到楊宏道《東坡石鐘山記墨蹟》中連用“漢半翰爛玩亂叛貫粲謾斷嘆”這樣的長達12字全為寒桓部的例子，李庭《答邊巨源》中連用“閑山間艱菅彎園灣孱攀寰奸顏斑潺”這樣的長達15字全為山刪部的例子，段克己《乙巳清明游清陽峽》中連用“甸戰殿援線旋眄現見縣彥遍變倩殿禪弁轉胃練倦饌薦嚙片電卷面狷扇院”這樣的長達31字全為先仙部的例子，這樣的觀察，使其韻部劃分有很強的說服力。再比較《中原音韻》，從而看出：當時的22個韻部系統正處於《中原音韻》音系的前期。這樣的結論因此具有較強的說服力。

第三，該書從不同的角度得出金詩用韻可歸納出三種韻部：近體詩兩種，古體詩一種。近體詩的兩種：如果剔除首句借韻不算入韻，則得出8896首近體詩韻部為29部；算上首句借韻則得出韻部18部。根據3104首古體詩的用韻，得出的韻部為22部。近體詩如果不算借韻和出韻，得出的韻部為29部，可以分析為受唐代以來功令的影響，反映的語音因而滯後於語言的發展。這比較容易理解。近體詩算上首句借韻看似比古體詩還少，實際上古體詩多出了四個入聲韻部。總的來說，近體詩儘管借韻、出韻反映了實際語音，但古體詩更能表現時音。這並不意味著近體詩的用韻研究對於韻部的劃分意義不大，只是應該繼承前賢的做法，區分詩體作研究。這些結論都是很有意思的。

第四，該書很注重異讀字的研究，特立了一章探討特殊韻腳字問題，第一節就專門探討異讀字在韻腳字位置上的表現形式。做這項工作的人不多，崔彥同志的這部專著可以說將韻文研究中音義結合的優良傳統在金詩韻部研究中付諸實施了。這裏面同樣有不少有趣的發現，值得注意。

希望崔彥同志再接再厲，繼續發揚老一輩提倡的優良學風，攻克更多的學術難關，為傳承中華文明、發展中國語言學再立新功。

2011年1月1日于京西燕北園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課題意義	1
第二節 前人研究的回顧	2
第三節 本書的研究材料	4
第四節 本書的研究方法	5
第二章 《全金詩》近體詩韻部研究	7
第一節 近體詩的韻例	8
第二節 近體詩韻部系統	12
第三節 地方詩人韻部系統	42
第四節 異部通押情況	70
第五節 韻腳字情況	71
第六節 小結	81
第三章 《全金詩》古體詩韻部研究	84
第一節 古體詩的韻例	91
第二節 古體詩韻部系統	94
第三節 陰聲韻、陽聲韻的異部通押	138
第四節 入聲韻部的通押	142
第五節 韻腳字情況	143
第六節 全濁上聲字	167
第七節 異調通押	168
第八節 小結	171
第四章 特殊韻腳字研究	173
第一節 異讀字	173



第二節 《廣韻》未收字（音）	210
第三節 小結	224
第五章 結論	225
參考文獻	229
後記	232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課題意義

金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權。公元1115年，完顏阿骨達（金太祖）在居住地按出虎水（今黑龍江省境內的松花江支流阿什河）稱帝，國號金。按出虎，女真語，意為金。金最初的都城在會寧府（今黑龍江省阿城縣白城）。公元1153年，海陵王遷都燕京（今北京）。公元1214年，宣宗遷都南京（今河南開封）。公元1233年，哀宗遷都蔡州（今河南汝南）。公元1234年，蒙古軍攻蔡州，哀宗自殺，末帝承麟被害，金亡。金的疆域在熙宗時期（1136~1148）已基本奠定：北部邊界至今貝加爾湖、外興安嶺，東北至今鄂霍次克海及日本海，東南以鴨綠江與高麗為界，西部以陝西境內與西夏為界，南部以淮水與南宋為界。

金建國前已經有了共同的女真語，但其文化和意識形態比較落後。建國初期，諸事草創，文學簡陋，對中原文化雖有吸收，但仍不免加以敵視乃至摧殘。熙宗時期，開始全面漢化，海陵王時期(1149~1160)，金出現了自己的文人。及至金末，文人不減。金朝文化逐步昌盛，出現了許多作家，在漢語語音史上自有其價值。但對金代的語音研究卻是漢語史研究中比較薄弱的一環，其中一個原因是由於連年戰亂，金代作品專集流傳下來的寥若晨星，資料相對貧乏；另一個原因是認為宋金對峙時期的語音沒有太大差別，因而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實際上，宋金時期南北語音是有差異的，例如，《金史·本紀第一》記載，“穆宗，諱盈歌，……南人稱‘揚割太師’，……‘盈’近‘揚’，‘歌’近‘割’，南北音訛。”因此，研究清楚金代的漢語語音情況，可以銜接唐五代至元的語音史，有效地解讀近代音代表《中原音韻》音系的歷史淵源，還可以了解南北語音的差異。

金代詩、詞、曲的用韻研究是研究金代語音的重要資料，目前，我們見到的關於金代語音研究的文章只有八家18篇，如李愛平《金元山東詞人用韻考》、魯國堯《論宋詞韻及其與金元詞韻的比較》、耿志堅《全金近體詩用韻（陰聲韻部



分)通轉之研究》等。而對金代詩文用韻作深入系統研究的目前尚無一家。金元時代不同,詩詞曲的用韻並不相同,它們屬於不同性質的材料,因而反映實際語音的程度也並不相同,所以我們不能忽略金代語音和元代語音的差異;忽略了其間的差異,就不能夠明確說明金代的語音特征。本書的目標就是深入系統地研究《全金詩》用韻,揭示金代語音現象,填補近代語音研究的空白。

第二節 前人研究的回顧

關於金代的語音研究文章,就我們目前所見到的,共有18篇,這些研究包括金代地區詩人用韻研究、入聲韻尾的合流情況、方音現象、支思韻的產生以及音值的考證等。

詩文用韻研究是考察金代語音的重要方法。這方面的論文有:李愛平《金元山東詞人用韻考》(1985)、金周生《遺山樂府韻轍考》(1990)、魯國堯《論宋詞韻及其與金元詞韻的比較》(1991)、耿志堅《全金近體詩用韻(陰聲韻部分)通轉之研究》(1992)、魯國堯《元遺山詩詞曲用韻考》(1994)、丁治民《北京地區遼宋金用韻考》(2002)、丁治民《李俊民、段氏二妙詩詞文用韻考》(2003)、崔彥《金代詩人趙秉文、楊宏道、李俊民、姬志真詩歌用韻研究》(2004)、丁治民《唐遼宋金北京地區韻部演變研究》(2006)。這些論文深入細緻地描寫和分析了金代韻部系統的特點,與《廣韻》相比,這一時期的韻部系統已經簡化,正處於《中原音韻》韻系的前期階段。

入聲韻作為一個韻部系統在金代仍然存在,但已趨於減少,入聲韻尾已經開始混叶。諸家討論金代韻部系統的同時,對此已有所涉及。李文澤《金初元末北方話中的入聲分析——以耶律楚材詩歌用韻為例》(2007)一文研究了金末詩人耶律楚材的入聲韻詩,這些入聲韻詩既不同於傳統韻書,也不同于《中原音韻》。他認為這反映了近代漢語北方話中入聲的一些實際情況,即元代初年北方話中尚有入聲,正處於日漸消亡階段。耿志堅《金源入聲詩詞用韻初探》(2006)一文認為除未見的入聲韻外,“可以推測金源時期的北方話讀音,雖然可以區分入聲與非入聲字,然而入聲字在-p、-t、-k的界線上已經完全鬆動。”

金代方音的特點。韻部的考察實際上既是一個時代韻系的研究,也是方音史的研究。此方面的專門論文主要有金周生《金元中州地區的音韻特徵》(1994)、丁治民《金末道士侯善淵詩詞用韻與晉南方言》(2002)、丁治民



《李俊民、段氏二妙詩詞文用韻考》（2003）。丁治民的兩篇論文主要考察了晉語的特點。

支思韻是金代重要的語音現象，研究者在討論韻部的同時已指出這種現象。他們認為在金末元初，支思韻已經產生。如，耿志堅《全金近體詩用韻（陰聲韻部分）通轉之研究》（1992），魯國堯《元遺山詩詞曲用韻考》（1994），金周生的三篇文章：《元好問近體詩律“支脂之”三韻已二分說》、《元好問時代舌尖元音已與照系字相配說》、《試論金元詞中的一種特殊押韻現象》。

考證金代語音的音值，主要有李思敬。他在《漢語兒音史研究》（1986）專門論證了金元時代兒音的韻母和聲母。他認為金元時代漢語北方話中兒系列字的實際音值還不是[ɛ]，而是[ɿ]，也可以寫作[ɿi]。

上述各家所做的研究有助於我們了解金代語音的特點，但是並不能代表金代語音的完整面貌，有的地方尚需進一步的論證和討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是如何正確處理異常用韻。一般來說，詩歌用韻是口語的反映，出現的異常用韻可能是方音的表現，也可能是仿古現象。例如，丁治民《北京地區遼宋金用韻考》（2002）和丁治民《唐遼宋金北京地區韻部演變研究》（2006），均認為金代北方話歌麻通押是方音的反映。其例證是，歌麻通押共有10例，其中9例見於元好問。丁治民認為元好問精通音律，足跡遍於整個北中國，並引用魯國堯的話證明元好問的“詩詞曲用韻應該能夠反映金元中州話或北方話的語音現象”。其實元好問的9例用韻均是懷古之作，如《恆州刺史馬君道神碑》、《歸德府總管范陽張公先碑銘》、《濮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紫虛大師于公墓碑》、《天慶王尊師墓表》、《內翰王公墓表》、《太中大夫劉公墓碑》、《御史孫公墓表》、《劉景元墓銘》，另外一例劉從益《歲除夕次東坡守歲韻》，這是一首次韻詩。金詩中偶然出現的這種通押一定要用方音來解釋，未免牽強。

再如，丁治民《北京地區遼宋金用韻考》（2002）和丁治民《唐遼宋金北京地區韻部演變研究》（2006），有兩例陽聲韻尾混叶的例子分析不當。其一，張澄《和林秋日感懷寄張丈御史二首·一》“寒難談冠”通押；其二，元好問《橫山寺》“亭青形林汀”通押，丁治民認為這兩例都是方音的反映。其實不然。

例一，原文為：“囊穎露雖徒自苦，蒯緱有劍祇空談。”《四庫全書·中州集》卷八為“彈”字，是寒桓自押。

例二，原文為：“浮屠百尺聳亭亭，落日鴉啼野蔓青。故園國盡龍虎氣，橫山猶帶鳳凰形。金根輦路迎禪駕，玉樹歌臺語梵林。惟有滹沱河上月，年年隨雁



過寒汀。”這首詩出自《山西通志》卷一，沒有異文本，這樣的用韻實在是不可思議，因為在元好問的詩中僅此一例。元代陳剛中《鳳凰山》一詩與元好問的詩相仿，雖然不同版本略有不同，但均為“亭青形鈴汀”相叶，如，《陳剛中詩集》卷一：“浮屠百尺聳亭亭，落日鴉啼野蔓青。故國盡銷龍虎氣，荒山空帶鳳凰形。金根輦路迎禪駕，玉樹歌臺語梵鈴。惟有錢塘江上月，年年隨雁過寒汀。”由此，我們肯定元好問的詩歌用韻中“林”字當為“鈴”字之誤。

其次，混淆了近體詩和古體詩反映實際語音的程度。近體詩和古體詩均能反映實際語音，但是反映程度不同。魯國堯（1994）首次指出近體詩的借韻和出韻反映實際語音，並且根據借韻和出韻來歸納近體詩的韻部，這樣歸納得出的近體詩的韻部系統與古體詩的韻部系統相同，此後的研究者也多採取這種方式來研究近體詩的韻部系統。這樣劃分韻部的好處是簡單明了，但也有弊病，正如金周生（1991）所指，會有混亂韻轍之嫌。我們則進一步認為，這種作法首先未能正確認識到近體詩與古體詩反映實際語音的程度是不同的，因為它們是兩類不同的研究材料，研究者忽略了近體詩的入韻方式，特別是首句入韻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一種是首句入韻押本韻，一種是首句入韻押鄰韻，即首句借韻。如果混淆了這兩種用韻情況，我們就無法做到客觀統計借韻反映實際語音的程度，只能籠統地說近體詩的借韻反映了實際語音，也使得詩體的區分變得無足輕重了。

金代語音研究是漢語史研究的薄弱環節，取得的成果卻令人振奮，但其中有的論證亟需加強，金代語音的研究工作依然任重而道遠。

第三節 本書的研究材料

目前收錄金詩的專書有三種：金代元好問編集的《中州集》、清初郭元釭編集的《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以及現代學者薛瑞兆、郭明志編纂的《全金詩》。

《中州集》是第一部對金詩進行較全面整理的詩歌部集，全書十卷，收錄詩家251位，詩作2060首。其不足之處是不收時人的作品，致使金末許多很重要的詩人詩作包括元氏本人的作品都沒有收錄。

《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在《中州集》的基礎上增補了元好問、劉祁等人的詩作，共收錄詩家358位，詩作5544首。但是此書也漏收了許多金人的詩作，如《永樂大典》保存的一些金人詩作以及《道藏》保存的大量詩作等。

《全金詩》由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全四冊，按斷代體例編纂，收詩



的起止年代，自金太祖收國元年起，至金哀宗天興三年止。這本書從酝酿到付梓前后用了十年時間，收錄金詩最全。作者在序言中說共收詩家534人，詩作12066首。根據我們的統計，實際詩家為530人，其中有完整作品的詩人512位（包括17位無名氏），佚句作者18位。

此書所收錄的詩均注明出處。值得一提的是，此書非常注重校勘，以時代較早的善本、足本為底本，擇取其他有價值版本為參校本，並於詩人小傳後說明採用的版本。確認偽作、誤收的，予以刪除，或作為附錄，略作辯正，在證據不足時，或依人重收，各於題下說明。根據我們的統計，全書共做校記436條。

我們的研究材料採用《全金詩》。通過文體分析，我們發現書中仍有61處錯誤或者是用韻存疑之處。如：朱自牧《冬日擬江樓晚望》“紫塞西橫連統萬，黃河東下接汾睢”，“睢”與“暉遲垂宜”通押，不叶。《中州集》卷二、《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御選金詩》卷十二、《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卷二十二均為“睢”字，當為“睢”。其錯誤之處，詳見崔彥（2010）。

《全金詩》所收詩作與我們所要分析的詩歌數量有所不同，這主要是因為有一些詩無韻或者缺字，無法進行系聯，如，女真語漢譯詩一首。另外，馬鈺和王喆的詩算作王喆用韻，不再算入馬鈺的詩歌用韻。根據我們的統計，用於分析的詩作共12000首，其中近體詩8896首，古體詩3104首。我們完成了《全金詩》詩歌的韻腳系聯工作，經過歸納整理，對金詩的整體情況有了宏觀的把握。在語音史的背景下討論金詩用韻的特徵，揭示其語音史價值。

第四節 本書的研究方法

詩文韻部研究的工作步驟有四個：區分詩體、歸納韻例、劃分韻部、處理特殊韻腳字。

1. 區分詩體

古體詩和近體詩均反映實際語音，但是它們反映實際語音的程度有差別，所以要分別研究古體詩和近體詩的用韻。

《全金詩》的編排體例以時代為序，有的標明了詩體，有的沒有標明。按照詩體統分為兩類，即古體詩和近體詩。我們以王力《漢語詩律學》為標準來區分詩體。《全金詩》近體詩共8896首，其中平聲韻8889首，仄聲韻7首。平聲韻包括五言律詩1007首、七言律詩2618首、五言律排59首、七言律排26首、五言律絕700



首、七言律絕4473首、五言三韻小律1首、六言絕句5首。古體詩3104首。

一般認為可以把絕句歸入近體詩，這裏我們遵從《漢語詩律學》把絕句分為古絕和律絕兩種，因為古絕先於律詩產生，而律絕是後於律詩產生的。

2. 歸納韻例

韻例就是押韻的方式，歸納韻例就是為了確定韻腳字，便於系聯。《全金詩》近體詩與古體詩的韻例有所不同。

近體詩的韻例大體可以分為兩種：一為偶句韻，二為首句入韻。其中首句入韻又可細分為A式和B式兩種用韻，B式用韻中的首句借韻對韻部劃分有重要影響。近體詩韻例詳見第二章第一節。

古體詩的韻例比較靈活，可分為兩種：一韻到底和中間換韻兩種。一韻到底又可分為四種：偶句韻、首句入韻、不完全韻、句句韻；中間換韻大致有兩種類型：根據句式換韻、根據平仄換韻。古體詩韻例詳見第三章第一節。

3. 劃分韻部

系聯韻腳字是考察詩文用韻中韻部分合的主要方法，判定韻部的分合，必須使用統計法。統計法有若干種，一種是算術統計法，另一種是數理統計法。算術統計法劃分韻部的分合比值，目前大多數研究者沒有明確說明。只有劉曉南（2001）提出在資料海量的前提下，將不同韻部通押的比例定在10%左右似乎比較合適。崔彥（2004）曾討論了數理統計法與算術統計法，提出劃分韻部的比值是30%，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并非完全采用這個標準，而是兼顧了語音史來劃分韻部的。因為這個比值並不能適用所有韻部的劃分，每一韻部的分合情況是不同的。韻部的劃分，無論怎樣判定都需要科學的審斷。統計法能夠幫助我們提供韻部分合的趨勢，而它本身並不能代表語音的演變。語音史的研究不是數學統計，因為語音具有傳承性。利用統計法劃分韻部，我們必須區分通押的正例與變例、韻段的長短、通押韻段的性質、用韻的偶然因素以及人為因素等。因此在定量分析統計的基礎上，我們主要是通過歸納韻例來劃分韻部，算術統計法作為劃分韻部分合的參考。近體詩的韻部劃分還考慮到首句借韻是否入韻這一問題。

4. 處理特殊韻腳字

《全金詩》中有若干特殊韻腳字，有的存在異讀，有的未見於《廣韻》。異讀字的歸部原則是音義對應，《廣韻》未收字的歸部原則是參考《集韻》及其他相關的工具書。